

总经理把公司的钱借给朋友犯了罪

6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田丫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给她定了娃娃亲,对象是村支书的瘸腿儿子。16岁那年,田丫结婚了。后来,她偷偷跑了出来,结果被人贩子卖到偏僻的村子,给人当了媳妇。田丫的丈夫是人贩子,为了防止丈夫和拐来的妇女好上,田丫自告奋勇去外面拐卖妇女,让丈夫在家种地。

报告文学

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在了钟霞的手腕上,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监狱,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她白皙的脸庞上流淌,一幕幕往事浮上了她的脑海:

钟霞 1956 年出生在黑龙江省,3岁就失去了母亲,是奶奶把她一手拉扯大的。1972 年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她从小就要强好胜,特别能吃苦,很快就在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粉碎“四人帮”后到处都在搞优质服务,她和商场里的其他三位售货员一道率先发起了在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公司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倡议。

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公司在哈尔滨是赫赫有名的,他们的优质服务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广大市民的交口称赞。1979 年,钟霞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被评为黑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

那时候的钟霞充满了青春活力,生活仿佛格外青睐她。她当上了部门经理,入了党,还考取了黑龙江省商学院企业管理函授大专班。春风得意马蹄疾,她像一匹骏马,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横驰骋着。她和丈夫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是部门经理,他是团委书记。两个人配合默契,感情很好。1985 年,她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1988 年,丈夫调到深圳工作,家庭的天平一下子倾斜了。她喜欢哈尔滨,可又舍不得丈夫,只好于 1990 年辞职到深圳自谋职业。开始,她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助理,后来又深圳龙华投资有限公司当

总经理。

筹建公司要碰到很多难题,什么土地证啦,纳税啦,名目繁多。她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听着人家讲粤语就像听天书一样。她很精明,懂得要和当地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在深圳扎下根,必须有懂粤语、有门子的人相助,便和两个在当地有头有脸的女人打得火热。这两个女人,一个叫张彩屏,一个叫宗锡珍。她们自称是香港商人,与当地政府部门说得上话,钟霞与当地一些企业接触,需要讲粤语时就拉上她们。她俩帮助钟霞所在的龙华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了购地手续,购买了土地,又帮助钟霞调剂了一些外汇。

到了深圳她突然醒悟到:南北差异太大了,特区就是要开拓,所谓开拓就是超常规举措。她的人生发生了错位,过去她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奉献,现在她觉得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赚钱。她像一个陀螺开始了高速运转,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爬起来,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钟才回家。每谈成一笔生意时心里的成就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钟霞所在的这家公司挂在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名下,谁都晓得黑龙江省有个大庆,所以都愿意跟她做生意。当时柴油紧俏,她把黑龙江省的柴油从大连运到黄埔港,卖给深圳南油集团,运一列车柴油就赚 80 万元。她脑瓜活络,什么赚钱做什么,除了定点做柴油,还做化工产品和房地产开发,第一年就赚了 900 万元,公司很快就在深圳打开了局面。

1993 年 12 月 22 日,钟

霞正在办公,突然张彩屏走了进来,两人一番姐妹相称,十分亲热。张彩屏说:“钟霞,我生意上急需一笔钱,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钟霞问道:“你想借多少?”张彩屏说:“80 万,我肯定一个多月就还你。”钟霞想:人家帮了自己那么大忙,往后有事还求人,反正就借一个多月,干脆就送个人情吧。这就叫做超常规操作,不超常规怎么赚钱?她自作主张借给张彩屏 80 万元,张彩屏前脚接过钱,后脚就拿去炒股了。她不善运作,炒股炒赔了。一直到 1994 年 2 月 4 日,这笔钱才归还给龙华公司。

1994 年 4 月 1 日,宗锡珍又找到钟霞,说是做生意急需 25 万元,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借三天就还。说着,她递给钟霞一张金额为 25 万元的支票,对她说:“钟霞,这张支票三天后就会有钱,你们公司可以直接把我借的这笔钱划回去。”钟霞一想前些日子把 80 万元借给张彩屏,她如数归还了。今天宗锡珍又来借,金额比上回多多了,又有支票担保,不会出错的。于是,她将公司的 25 万元当场借给宗锡珍,宗锡珍把这笔钱拿去个人做生意。1994 年 4 月 4 日,宗锡珍的支票款到了,龙华投资有限公司将这 25 万元划回本公司账户。

龙华公司在大连湾买了块地皮,这块土地需要调整,必须找熟人调整一块好地面,但是调整地面的活儿不是白玩的,你得给人家交好处费。钟霞请示黑龙江省总公司的老总:“我可以找人调整一块好地皮,但是要给人家酬金。”老总说:“你给他 10 万元吧。”1994 年 6 月 10 日,钟霞找到了广东省

惠阳县澳头镇高涌村的曾村长,从包里拿出 10 万元递给他,笑眯眯地说:“曾村长,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小意思,调整土地的事就拜托您费心了。这笔钱我回去要人账,公事公办,请您给我打个收条!”

曾村长给她打了收条,又在收条上按了手印。钟霞接过收条刚想走,突然曾村长叫住了她:“钟小姐,你等一下。”他手中的钱中抽出两万元递给钟霞:“钟小姐,出门在外不容易,这两万元算是给你的酬劳。”钟霞推托说:“这是公司给您的钱,我怎么好拿?”曾村长说:“大家都是朋友,这笔钱我不能独吞啊!”钟霞一想反正这笔钱是他打的收条,我收下两万元鬼都不会知道,于是就把这两万元钱揣进了自己的坤包里。

后来,公司的总经理调整了,审计局来公司查账,她的事情才败露了。钟霞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两万元,挪用公款 105 万元,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被依法判刑。

从一个风光一时的黑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到一个灰头土脸的囚徒,钟霞觉得命运跟自己开了个大玩笑。巨大的反差使她想到了死,她是个干脆人,想得就干得出。王亚莉管教发现她情绪异常,就一遍又一遍地找她谈话:“钟霞,你 3 岁就失去了母亲,如果你有个好歹,你儿子怎么办?你不要想那么多,要正视现实,安心改造,争取早减刑早回家。”一席话说得她心里暖呼呼的,一想到自己从小失去母爱,她不忍心让儿子重蹈覆辙。

自从她进了看守所,儿子就问家里人:“妈妈干什么去

了?”家里人告诉他:“妈妈去开发大西北了。”儿子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她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开发大西北了,我想念妈妈。”儿子喜欢画画,画的是妈妈在沙漠里劳动,旁边写着:我最想妈妈。其实,她何尝不是最想儿子呢?警官们对她说了:“你不要总骗你儿子了,他已经大了,也懂事了,你应该见见他!”

1997 年 11 月,她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了儿子。儿子已经 12 岁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他们在接见室里亲情会餐,她给儿子订了鱼和肉,儿子说:“妈妈,您做的鱼最好吃,我特别想吃您做的鱼!”她含着泪说:“等妈妈出狱了,一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鱼!”她泪眼婆娑地看着丈夫,丈夫已经有了白发。她觉得自己的犯罪不仅是对自己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伤害。好在丈夫没有抛弃她,经常到监狱来看望她。毕竟他俩过去都是哈尔滨第一百货公司的精英,时至今日,她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患难夫妻。

她得了子宫肌瘤,月经量多,监狱警察就带着她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看病,给她买来了药品,每逢经期还在队列训练中照顾她。她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个女犯人把头发剃得短短的,孙淑兰监狱长看到后关切地说:“天很热了,最好不要把头发剪得太短,还是留起来好。”短短的几句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一种浓浓的温情。狱警的帮助,家人的关爱,鼓起了她生活的信心。她努力改造,减了两次刑,她在大墙之内找到了新生。

乔莉耐着性子稳住刘明达

10



崔曼卿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正苦恼间,一个价值 7 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她既可能一战成名,也可能沦为炮灰。

[上期回顾]

方卫军明目张胆提出来要乔莉当情人,乔莉偷偷录下了录音。被人抓住把柄,方卫军立刻老实了。此后不久,市场总监跳槽了。新市场总监是个 38 岁的香港女人。她一来就和负责售前售后的雷总监产生了矛盾,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肯退让。

职场风云

为了项目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乔莉开始试着和公司几乎所有的人套近乎。她还不太习惯用这种方式讨好身边的同事,但是已经努力在做了。渐渐地,她听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消息,比如薇薇安一直没有结过婚,她今年已经 38 岁了,现在在追楼下一家外企的台湾男人,那男人只有 35 岁,看起来非常年轻,薇薇安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约他;施蒂夫在香港有两个儿子,成绩都特别好,他的太太长得非常漂亮,是个中法混血儿;何乘风的孩子都在美国,一儿一女,女儿生了一个外孙,他特别喜欢那个孩子,随身带着那个孩子的像片;欧阳贵坐牢的那段历史几乎无人了解原因,听说他一直在资助几个牢友的生活,不知是真是假;陆帆的前妻戚萌萌,是个十分疯狂的女孩,陆帆认识她的第一天就被“震”住了,晚上打了两千块钱的车带着她围着北京城,从六环一直转到二环,又从二环一直转到六环;狄云海以前在美国有个女朋友,不知为什么那女孩不肯回来,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单身还是有女朋友;周祥最近在追翠西,听说两个人关系挺火热的;瑞贝卡的男朋友一直不肯和她结婚,也不肯和她分手,两个人就这么僵着;琳达表面上一个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欧阳贵的情妇;刘明达的父母一直向他逼婚,他整天说着要买房,听说已经在东边看好了,只等着房子降价……

乔莉在八卦中逐渐向职场的老油条方向靠拢。这次,公司有关部门的人都来石家庄了。刘明达趁机约乔莉去参观艺术中心。乔莉答

应了。刘明达比他先到艺术中心。他下了车,见这个艺术中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建筑,门前是一马平川的广场,他顺着广场朝里走,走到门口找了个有明显记号的地方,然后给乔莉发了条短信,乔莉未回,打电话也没有接,估计在路上,刘明达只得静下心来等候着。

他遥遥望着自己眼前广阔的广场,远远地,就见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孩正急匆匆地朝大门方向赶来,正是乔莉。乔莉知道这个艺术中心在石家庄很有名,但也是第一次来,雪花越飘越密,看样子是真正正地要下场大雪了,她想了想:“我们随便逛逛吧。”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有家咖啡馆,”刘明达觉得很冷,“去那儿坐坐吧。”两个人走到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刘明达觉得舒服许多,赶紧找了个靠近暖气的位子坐下来,点了两杯咖啡。乔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窗外的雪,心情十分舒畅。乔莉耐着性子和刘明达聊了一阵后,刘明达突然提出:“春节前你要是没事,去我家吃顿饭吧。”乔莉一愣:“去你家吃饭,为什么?”“我妈过生日,想大家一起聚一聚。”“哦,是这样啊,”乔莉心想若是此时开口拒绝,以刘明达的思维方式,一定记恨在心,觉得自己没有给他面子,不知道惹出什么麻烦来;可如果答应了他,只怕将来更是说不清楚。一切在晶通未打下之前,都不好轻举妄动,她笑了笑说:“是什么时候?”

“是年十八,”刘明达闻言大喜,“你答应去了?”“十八还没有放假呢,”乔莉

说,“到时候只要手上没事就去。”“不能到时候,要我说。”“好,那就定下来。”

刘明达彻底放松了,他拿眼睛盯着乔莉,心中那个乐啊,还是自己老妈说得对,公司的女孩再漂亮能干也没有什么,他是北京人,有北京户口,家也在北京,哪个外地来的女孩不想找个像他这样的?论理说,乔莉的年龄都嫌大了一点,要是早两年就刚刚好,不过她是南方女孩,长得比较年轻,加上模样较好,工资待遇也不错,还是很好的结婚对象啊。

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刘明达开始交代乔莉他父母亲的喜好和性格,乔莉无心再听,但是又不能不坐着。到了傍晚,天已经黑了,乔莉猛然想起陆帆说的晚上要陪欧总和张亚平吃饭的事,连忙对刘明达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刘明达问她晚上在哪儿吃饭,乔莉说要和陆帆开会,刘明达有点不高兴,心想一口也吃不下一只热馒头,等把两人的关系确定了,就让她再从销售往其他部门转,销售这活儿一点都不好,特别不适合女孩子。

吃过饭后,乔莉和陆帆两个人送走了欧阳贵和张亚平,双双站在酒店门口,此时雪下得正密,银白色雪花在夜幕中闪着点点的星光。二人等了半晌,也没有出租车,乔莉说:“走吧,没准大街上会有。”陆帆有些犹豫,他不喜欢在雨雪天走路,又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车,二人坐进去,陆帆问:“你下午去哪儿了?”“我和刘明达见了面,”乔莉说。陆帆点点头,乔莉又说:“老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刘明达下午约我年前去他家里吃饭,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是他现在和雷小锋的关系很好,加上又在辅助强国军负责晶通的技术,所以不想和他把关系搞僵,我就假装答应了他,希望你到时候派我一个任务,把这事儿抹过去。”

“他约你去见父母?”陆帆有些惊讶,“你们?”“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乔莉说,“他自己有一点一厢情愿,我想等晶通的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好好找他谈一次。”“好,”陆帆答应了一声,“什么时候你通知我。”他侧过头看着窗外密集的雪,不由得想起了和乔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像个初入职场上班快迟到的大学生,再想想今天,她如此老练。陆帆瞄了乔莉一眼,心想,是自己的第一感觉错了,还是销售工作的确锻炼人呢?陆帆突然有些心灰意懒,感到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一夜的雪后,整个石家庄笼罩在白茫茫的景致中,而世纪大饭店的门口,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红色的条幅与红色的指示牌准确地指明了:“赛思中国电子行业解决方案峰会”。欧阳贵、雷小锋、薇薇安、陆帆、乔莉、强国军、刘明达、瑞贝卡、翠西等人都站在饭店门口,一问候来到到贵宾,门外寒风逼人,门内温暖如春,8 点 30 分,王贵林、于志德、方卫军,还有晶通四位工程师全部到场。这是乔莉在性骚扰事件后第一次见方卫军,她与王贵林、于志德握手之后,来到方卫军面前,方卫军表情木然,乔莉伸手过去,他微微一愣,眼镜架下的一侧肌肉不自觉地抖动了

一下,乔莉握住他的手,笑道:“方总工,好久不见啊。”

“哦,你好。”方卫军根本不理,只是让乔莉拿住了一下,然后迅速抽了出来。他们一行人还未进去,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相关领导也到场了。众人相互说笑着走到电梯口,宾馆服务人员早就打开了两部电梯。从北京、天津、上海赶来的专家学者,还有其他电子行业的企业家也陆续到了,乔莉和陆帆与他们都素未谋面,但只要来人报出姓名,他们立即像熟人一样,一面寒暄着问最近的情况,一面将相关的资料袋交给他们,并由戴乐公司请来的礼仪员引他们去会议室。

赛思中国电子行业解决方案峰会,在各种关系微妙的交汇、交错、交融中度过了第一天。乔莉回到房间,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她觉得说不出的累,整个人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她多想就这么睡过去,想想不行,又爬起来洗漱完毕,然后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需要回复的邮件。电脑亮了,邮件窗口弹了出来,又是几十封未读邮件。她机械地回复着,等忙完这一摊事,已经过了 11 点半,她困得上眼皮粘着下眼皮,恨不能倒头便睡,这时,一个比邮件窗口更明亮的橘红色窗口闪了起来。她打开来,原来是树袋大熊,乔莉连发了三个打呵欠的小脸,意思是我太困了。哗,十个打着呵欠的小脸跳了出来,树袋大熊估计也困得不行啊,乔莉乐了,勉强写道:“加班?”“加班!”“我刚刚加完!”“乔莉?”“现在要睡了!”“晚安!”树袋大熊发了一轮沉睡的弯月。